

报界档案

李文绚 著

报章血痕

中国新闻史上被残杀的报人

7S24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报章血痕：中国新闻史上被残杀的报人/李文绚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
(报界档案/方汉奇，李彬主编)
ISBN 7-211-03537-4

I. 报... II. 李... III. ①杀人—事件—中国—现代
②报纸—文化史—中国—现代—史料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7097 号

报章血痕

BAOZHANG XIEHEN

——中国新闻史上被残杀的报人

李文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煤炭印刷厂印刷

(福州东大路 117 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6.125 印张 6 插页 138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1-03537-4

G·2381 定价:10.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苏世独立一狂生	(1)
——记被慈禧杖毙的记者沈荇	
●感时思报国	(1)
●拔剑起蒿莱	(3)
●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7)
危言危行以济时	(11)
——记被清政府残杀的报人卞小吾	
●仗义执言的“大头摆”	(12)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13)
●办起四川第一家日报	(15)
●骂慈禧为老妓	(16)
敢以此身新共和	(19)
——记被袁世凯刺杀的报人范鸿仙	
●投身“一切文明之导线”	(20)
●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24)
●实行革命之“哀鸿”	(26)
●拒绝金钱美女	(29)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31)
●在梦中高呼:讨袁! 讨袁!	(33)

殒命异乡的新闻巨擘 (36)

——记被国民党杀害的名记者黄远生

●“为人当独立自尊” (36)

●“四能”记者,报界奇才 (39)

●“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 (42)

●思想上的两难处境 (45)

●一走难了,殒命异乡 (48)

“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兵” (52)

——记被张作霖杀害的名记者邵飘萍

●十二岁中秀才 (53)

●吮吸新思想的琼浆 (55)

●却问民国平不平 (58)

●一代名记者的风采 (62)

●敲响五四运动钟声 (65)

●只眼独具辨真理 (68)

●铁肩辣手,威武不能屈 (71)

●黑暗中追求光明 (73)

●力促冯、郭倒戈 (75)

●刺向“三一八”元凶的利剑 (78)

●弦断声歇,血洒天桥 (80)

几度光华几度羞 (83)

——记被张宗昌杀害的记者林白水

●初次办报之战绩:老太太放了脚 (84)

●列强环伺,君子不为苟存 (88)

- 剖心非痛,亡国为痛 (90)
- 穷愁潦倒意徘徊 (95)
- 暗淡与沉沦 (97)
- 小骂大帮忙 (99)
- 骂军阀致祸 (102)

单路蓝缕,与时俱进 (106)

——记被蒋介石暗杀的著名爱国报业家史量才

- 《申报》的辉煌 (107)
- 无党无偏 (110)
- 广告攻势见成效 (113)
- 遇见“红灯”绕道走 (115)
- “暮鼓晨钟,发人清醒” (117)
- 雄心受挫 (120)
- “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 (121)
- 蒋介石亲笔批示:“申报禁止邮递。” (123)
- 争民主,争自由 (126)
- 杀人元凶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127)

诛伐群邪,挥笔如剑 (129)

——记上海“孤岛”时期被敌伪残杀的记者

朱惺公

- 失业的“孤岛”广告人 (129)
- 《大美晚报》显身手 (131)
- “我歌颂菊花,我钦敬菊花” (133)
- “头颅有价,死何憾乎!” (135)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 (138)

——记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的羊枣

●周岁抓周,预示前程..... (139)

●实业救国的失败 (142)

●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 (147)

●世界风云笔下说 (152)

●落落长才 (155)

●书生预言却是真 (157)

●永安大狱 (160)

炮火硝烟写风云 (162)

——记被国民党杀害的党的优秀记者仓夷

●海外归来赤子心 (163)

●“写下了人民和战士的爱和恨、快乐和痛苦”... (164)

●“这事关系到国内的和平” (167)

终身革命终不悔 (169)

——记被国民党残杀的“文革三烈士”之一的

骆何民

●“你又来了!”..... (169)

●投身新闻事业 (174)

●“招寻银老太太” (176)

●战斗在《文革》 (177)

●“如果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在死前一定做到!”... (180)

参考书目 (183)

他也许没有想到，轰轰烈烈的自立军起义只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而他因透露中俄密约被慈禧杖毙却在史册上凝成悲壮的一页。

苏世独立一狂生

——记被慈禧杖毙的记者沈荇

竹杖，打在奄奄一息的身体上。

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空中划过的痕迹让人头晕目眩，带起的呼呼风声让人耳中轰鸣。

血，满地的血，就这么飞溅着，就这么汨汨流着，仿佛永远也流不完。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整整四个小时，可他还没有死。

他请求狱卒快一点结束他的生命，于是，一条绳子勒进了他的脖子。

他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却留在史册里。

他也许没有想到，轰轰烈烈的自立军起义只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而他因透露中俄密约被慈禧杖毙却使他在史册上凝成悲壮的一页。

感时思报国

1879年，7岁的小沈荇跟着他的哥哥来到了岳麓书院，千年

学府又多了一个小小的求学者。但是，他却仿佛命中注定不属于这与世隔绝的治学之地，走上了另一条漫漫不归路。

沈荃生于 1872 年，原来叫沈克诚，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潜往北京，为防止别人了解他的行踪，就改用了沈荃这个名字。

沈荃小时候很不讨亲戚的喜欢，这是因为他性情特别直率，脾气又特别执拗，一言不合，说不定就要和别人动拳脚。有一次，因为闹了点纠纷，他和一个可以说是至亲的萧氏子弟在田里就打了起来，一直打了半天，两人才罢手。亲友们把沈荃看做是狂生，沈荃却也不去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沈荃幼年时天分极高，但是不太喜欢读书，看书只求了解大意，而不屑去做长篇大论。沈荃的哥哥沈克刚对这个不喜欢读书的弟弟管教颇多，经常指点他做八股文章，研究经史，但沈荃总是不听，而且连一次科举考场也没有进过。其兄指教无效，终究还是随他去了。

尽管如此，沈克刚对沈荃学业上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沈荃虽然不屑做长篇大论，却喜欢发一些高论，而他也确实才气磅礴，所发议论颇有见识，文章则慷慨激昂，辩论批驳滔滔不绝。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时人对此颇多指责。但沈克刚却不违背沈荃的旨趣，为他引证史事的真伪，帮助他从中引发新论，融会贯通成文。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讨亲友喜欢的沈荃其实生来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以后的离经叛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戊戌变法之前，湖南一些既娴熟古文诗词，又关心时政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因为里面有 12 个人，因而被人们称为“十二神”，沈荃即是其中之一。社中朋友里，沈荃和长沙的舒闰祥关系最好，因为两人同样性情豪爽，能言善辩。话逢知己，两人纵谈

天下时事，经常终日不停，置旁人的笑骂于不顾。

维新改良思潮兴起之后，沈荃也积极思变。由于是一介书生，手无寸柄，想招兵买马又无能为力，心中常常引以为恨。刚好当时长沙设立保卫局，沈荃就想去当个局长，借此位置开展组织联络、训练民众等活动，以谋求社会人心的转变。沈荃的打算自然遭到了顽固绅士的竭力阻挡。于是就想了个很巧妙的法子，他以革命党人的名义给叶德辉、孔宪教等顽固劣绅发了几封信，询问他们组织联络的情形，准备起事的日期，而且故意让当局知道。当局知道后果然极为震怒，传讯这些劣绅。这些劣绅担心惹祸上身，于是纷纷潜逃。这样，沈荃就当上了保卫局局长，从而能够以此为基础开展活动。

戊戌变法运动兴起之时，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又办了《湘学报》和《湘报》，以此宣传民权思想和君主立宪思想，名重一时。而沈荃尽管没有参与上述活动，却与他们过从甚密，因而得以了解专制政体的弊端。如果说以前沈荃还只是持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破坏主义的话，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宣传无疑为之注入了理论的精髓，使之对现存制度的憎恶能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纵观沈荃的一生，此时应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沈荃不露头角，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思想却对沈荃影响很大，这也是戊戌变法之后沈荃一直追随唐才常进行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原因所在。

拔剑起蒿莱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在改良派亡命的日本又多了两个愤后党之奸的人。但他们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温文尔雅的保皇派有

点不一样，他们希望起兵勤王。这两个人就是沈荃和唐才常。

和谭嗣同一样，唐才常本来对戊戌变法抱有很大期望的。1898年9月，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之际，唐才常应谭嗣同电召赴京。但唐才常刚刚抵达汉口，政变就发生了。谭嗣同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关系极不一般，两人是刎颈之交，而且被并称为“浏阳二杰”。谭嗣同的死使唐才常非常悲愤，他由此产生了起兵勤王的想法。而沈荃本来就持破坏主义的观点，因而对唐才常的想法非常支持。

唐才常和沈荃先是东下，想在国内寻找机会。但由于政变刚刚发生，后党此时正大肆追捕维新改良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都纷纷逃往海外，国内万马齐喑。想到国内目前没有可以凭借之处，于是，在1898年冬，唐才常和沈荃又东渡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和沈荃与梁启超等保皇派见了面，商量起兵勤王之事。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保皇派的赞同。

在日本期间，唐才常和沈荃同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有接触，双方作了殊途同归的约定。

1899年春，沈荃和唐才常一起回到上海准备勤王起义。他们首先发起成立了正气会。

正气会的宗旨主要讲的是忠君保皇，但其中又体现了唐才常思想的矛盾：其宗旨中既说“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又呼吁要“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

沈荃在正气会中担任干事员。按照正气会的会章，干事员要由大家选举产生，凡会内的事情，必须由议员和干事员商榷，方由会长实施，因此，沈荃被选举担任干事员说明其在正气会中的

地位和威信都不错。干事员在正气会中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而这似乎就是沈荇的专长，因为沈荇性情豪爽，善于交际。

不久，唐才常把正气会改为自立会，然后积极组织自立军。

在组织勤王起义之时，唐才常一直周旋于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对保皇派则称勤王，对革命派则称保国保种。唐才常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宣称勤王就有可能利用保皇派的募捐，起义的资金有保障；宣称起义、保国保种则能以革命的声誉吸引有志的留学生和革命党人。但也正因为这样，唐才常的思想策略其实是矛盾的，在武装起义和勤王之间首鼠两端。

了解唐才常的思想对我们了解沈荇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沈荇此时一直追随唐才常，是唐才常最得力的干将，而且我们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二人的思想有分歧。这里，我们可以把沈荇和章太炎做一个对比。

章太炎也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结识了唐才常，也参加了唐才常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章太炎告别了保皇派。

中国国会的宗旨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唐才常思想上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求决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术，另一方面却又要请光绪帝复辟。既然清政府不能统治中国，为什么又要请光绪复辟呢？自相矛盾，自然荒唐可笑。章太炎在会议上指责了唐才常，为表明自己和保皇派的决裂之情，章太炎手起刀落，以断发明志，从此思想转向了革命。而沈荇在这次保皇与革命分流的会议上却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甚至疑问。这说明他的思想与唐才常还是同一步调的，即使与唐才常有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沈荇此时的思想其实也是在革命与保皇之间徘徊。

沈荇为唐才常的勤王起义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勤王需要武装力量，而唐才常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他的自立军是在哥老会和湖北新军中发展的，而新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沈荃。沈荃何以有如此的本事呢？这要归功于他关系的熟稔和娴熟的交际能力。

谭嗣同的父亲当湖北巡抚时，沈荃曾在其手下做过抚署文案，因而对湖北的大小官吏以及军中兵勇、社会下层人士极为熟稔。同时，沈荃又善于交际，性格豪爽，而且不辞劳苦，为发展一个人，他可以天天找其谈话，直到其答应为止。沈荃发展张之洞的威字营统领黄忠浩时就用了这一招。黄忠浩与张之洞关系密切，他驻汉时，张之洞时常有书信给他。当他移驻龟山后，沈荃天天过江找他谈话，从早到晚，苦口婆心，一连说了一个星期，终于将黄忠浩说动了心。主将加入了自立会，手下人自然就踊跃加入。后来自立军起义失败，湖北巡抚在审问时发现有的自立会下层干部是威字营中人，因而转脸对黄忠浩说：“一拿是你黄中书营内人，再拿又是你黄中书营内人，你黄中书营内占得好多分子呀。”不过，由于有张之洞的庇护，黄忠浩后来依然在清朝做官。

沈荃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张之洞处。自立军在湖北新军中大量发展，张之洞不可能没有听说，但张一直置若罔闻，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沈荃辗转托人联络，将拥张之洞自立的消息传到了张的耳里。张之洞老谋深算，并没有表态，但实际上对自立会的活动也没有干涉。只是后来由于唐才常宣言将对张之洞不利，张才先发制人，大肆搜捕自立会人。张之洞在搜索时才发现，湖北大小官吏中，自道府以下已经有 200 余员隶属自立军，而中间多数是沈荃发展的。

唐才常本来决定了统一起义的时间，后来由于保皇会的募款迟迟未来，所以一再延期。可是秦力山没有接到延期的通知，于

是按原定时间在安徽大通先期起义，由于没有援兵而失败。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由于张之洞的破坏也没有成功，唐才常等人蒙难，而沈荇由于远在湖北新堤而得以逃脱。

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1900年八九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气度不凡的白面书生，他出入上流社会，和京官大吏广泛接触，时而饮酒言欢，时而为麻雀戏，好一派闲散悠然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沈荇。

可是他心里真像表面一样悠闲，真的没有什么打算吗？

当然不是。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武汉全城戒严盘查，大肆捕杀自立会人，这时，沈荇却冒险回了武昌，躲在好友舒闰祥家中。他把一切善后事宜交代好后，又化装潜入了上海。

在上海，沈荇的思想开始脱离保皇，转向革命。他和章太炎、杨笃生等主持《大陆报》，鼓吹革命。不久又加入戡元丞创设的新社，排斥康、梁的保皇学说。

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可是沈荇心中却时时有隐隐的痛。国家沉沦到了现在这个境地，自己的至友为之献出了生命，如何才能挽救危亡。上海离清政府太远了，应该到北京去，到清王朝的心脏去，擒贼先擒王，把那拉氏和清帝杀了，清朝不就完结了吗？

他决计进京。于是，他把名字由沈克诚改为沈荇，朝着理想之地进发。

沈荇在北京的目的是刺杀慈禧和清帝。在这之前，他想方设法得到了《中俄密约》。

1903年，清朝多次与沙俄谈判东北撤兵问题，可俄国不但不

撤兵，反而提出了将东三省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七项要求。

《中俄密约》虽然得到了清廷内联俄派的允诺，外界却一点也不知晓。可是突然，密约却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很快，日本报纸上也出现了这一消息，街头“号外号外”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轩然大波由此而起。上海的革命党人首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不仅向清政府表示“全国人民万难承认”，而且向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认，全国人民万不承认。接着，东京的留学生也组织了拒俄运动，并且成立了拒俄义勇军。很快，拒俄风潮席卷全国。

清政府措手不及。后来经过侦查才知道沈荃在北京与达官贵人结识，与激进派有来往，而且又是日本报纸的通讯员，所以透露《中俄密约》的必是沈荃无疑。

透露密约的确实是沈荃，他是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的儿子和亲友手中得到的。得到密约后，他马上将之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发表。

清政府对泄露密约的沈荃恨之入骨，自然以得之为快，恰好沈荃又交了两个利欲熏心的损友。于是损友告密，沈荃入狱。

出卖沈荃的是庆宽和吴式钊。

庆宽是内务府的汉人，沈荃来京之后，他热情款待，曲意结交。沈荃对金石之类有嗜好，庆宽于是也附庸风雅，与之探讨。沈荃本是豪爽、实在之人，因而也将庆宽作为自己的朋友，还想通过他与太监李莲英联系，以刺杀慈禧。而吴式钊本是沈荃在湖南时的旧相识，沈荃为“十二神”之一时，他在湘社，彼此熟悉。吴式钊曾因事被递解回原籍，此次来北京，当然想谋求复官之道。旧相识在北京相遇，沈荃自然十分高兴，但却没有想到吴式钊却是

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不过，这也与沈荃口舌犀利有关。吴式钊不学无术，连写书信都有许多别字，而沈荃虽然不喜欢舞文弄墨，却对吴式钊的这一点非常不屑，曾经对人嘲讽过吴式钊，吴因此怀恨在心，想乘隙报复。

刚好，沈荃因揭发《中俄密约》的事情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庆、吴两人就开始联手出卖沈荃。

他们通过李莲英向慈禧告发沈荃，接着又派吴式钊的妻侄倪世仪作眼线紧盯着沈荃。1903年7月19日，在庆宽的带领下，慈禧派人将沈荃抓获。

从刑部的奏折来看，清政府对沈荃判斩立决是根据自立军起义的“富有票”案。刑部的奏折是这么写的：

此案该犯沈克诚，听从梁启超等私设自立会，散发富有票，乘机煽乱，该犯虽未放票，惟既充当干事员，即属会匪头目，不法已极，应将沈荃即沈克诚照章拟斩立决。

所谓富有票就是当初自立会为发展人员，仿效会党进行组织联络所发出的一种票据，凡出一定的钱买下该票即是入会。

自立会起义早已时过境迁，清政府以此为定案之罪实际上是掩人耳目。《中俄密约》的泄露已使清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再白纸黑字地以泄露密约为罪将人定案，似乎太明目张胆了，干脆以他事定案，来个人不知鬼不觉。

慈禧既有此打算，所以特派了一个承审官。承审官审问时既不将被告诸情节告诉沈荃，也不问他富有票案的事情，反正要以此定罪，干脆不问。而且若是一问，万一沈荃说出《中俄密约》的事，全盘打算岂不落空？所以他根本没想问沈荃什么，只想对沈荃动动大刑，泄泄心头之火。

可是，承审官不问，沈荃却侃侃而谈。他对自立军起义勤王

的庚子之役丝毫不回避，而且神态自若地说：“我从前是富有票，现在不止于富有票。”

开始沈荇只知道自己是被庆宽所害，却不知道吴式钊也参与此事，后来沈荇提出想知道谁是告发者，承审官于是出示了吴式钊的证词，沈荇这才知道被密友所卖。

沈荇被捕前后，恰好在上海发生了“苏报案”：因宣传革命，《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等被逮捕。“苏报案”中，清政府的本意是想将章、邹二人引渡，然后判个斩刑，所以一直在与上海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交涉。而各国为维护自己的治外法权，却坚持租界之案要在租界审讯。交涉良久，一直悬而不决。

“苏报案”交涉拖延日久让慈禧非常不快，可她对各国却无计可施。而此时，沈荇又是一副傲岸不屈的模样，于是慈禧满腔的邪火就转向了沈荇。

7月31日，慈禧急匆匆地发了这样一个谕旨：万寿月内例不行刑，着即日立毙杖下，钦此。

谕旨在当天得到了执行，沈荇在被轮番鞭打了四个小时后，依然没死，于是被用绳子绞杀。

慈禧将对章、邹的怒火发泄到了沈荇身上，却没想到沈荇死后反使各国公使坚定了不将章、邹引渡的决心，章太炎和邹容最终在租界受到审讯。

民生的凋敝，外患的忧虑仿佛瞬间就从遥远的地方逼近了眼前。该如何挽回危局，卞小吾在苦苦思索着。

危言危行以济时

——记被清政府残杀的报人卞小吾

四川成都。

1908年5月15日。

《重庆日报》的创办人卞小吾已经在成都被监禁三年了，却一直没有人来审问他，也一直没有定罪，而意外却在今晚发生了。

夜色笼罩大地，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与安逸，谁都没有想到，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在夜幕中进行。

夜色越来越深，忽然，监狱的人被一阵惨厉的呼声从睡梦中惊醒。一间狱室里，几个人手持匕首正在追杀一个长着一头乱蓬蓬头发和一嘴大胡子的人，那个人却手无寸铁。几人绕室追逐，满地是血。门锁着，这个人自然逃不出去，而惨厉的呼声持续了两个小时，却一直没有人来制止这样的暴行——犯人们是无法来救的，而狱卒们则似乎全化成了空气从监狱里消失了一样。

被追杀的这个人就是卞小吾。第二天夜里，参与追杀的一个同狱犯人也死了，他是中毒而死的。于是，在监狱当局的口中，卞小吾被杀死就变成了同狱犯人的仇杀事件，而另一个犯人则被说成是畏罪自杀。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清政府官吏安排好的，既泄心头之恨，又掩盖了绞杀革命宣传者之恶名。